

# 四川保路革命歷程

徐術修

## 不滿清廷賣路罪行

川漢鐵路，係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四川總督錫良奏請由官督商辦，川漢路股本來源，依川人田產丁糧多寡，抽捐入股，糧民即係股東。辛亥（一九一）四月滿清政府宣佈川漢、粵漢兩鐵路收歸國有。但四川人民歷年被抽捐的鐵路股款四千萬並未退還。另借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債款為築路費，其條件是鐵路的一切權利讓與四國銀行。如監督、管理、展路、用人等悉歸外人。名為國有，實則全為外國所有。四川同胞凜於清廷如此喪權辱國，有亡國亡省之痛，於是川人力爭；首由川人在北京任御史的趙熙奏劾郵傳部盛宣懷借債賣路罪行廿餘款，繼由四川諮議局及川漢鐵路股東集會通電反對。四川布政使司王人文、成都旗兵駐防將軍裕岷分電京師，請收回成命。不但未為採納，反而嚴加申飭。於是川路公司召集股東大會，羣起力爭，各州縣股東代表咸集成都，鄧孝可、朱山、池汝謙、江三乘等競相在報章上發表文章，鼓動羣衆。

五月廿一日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各州縣成

立協會，與清政府抗爭，展開抗清行動。重慶股東代表朱之洪到省城，與曹篤、方潮珍、蕭參、曾昭魯、張頤、劉裕光、王殿颺、楊伯謙、劉永闓、龍鳴劍、劉永年等，及成都新軍中黨人密議。認為與清廷談法律、辨是非是毫無結果的，清政府官僚腐化、愚昧，不如激揚民氣，導向革命一途較為切實。研究結果；自丁未瀘州、江安、成都、敘府、隆昌之革命舉事失敗後，清吏防止革命事件更為嚴密；革命黨又無兵力可恃，即使在成都再發難亦無濟於事，唯有採各州道同時發動，使清廷防不勝防，較有成功的希望。議決後，省中革命黨人四出籌畫，秘密部署，朱之洪也回到重慶準備應事。

## 保路同志奔走呼號

自辛亥年（一九一）四月至七月，川人為保路事奔走呼號，言理、言法，仍不為清廷所動。反而採用高壓手段，先是盛宣懷派李稷勳為宜昌川路總理，強行接收。繼則瑞澂，端方建議清廷，令四川總督嚴重對付。川路股東會代表劉聲元入京叩關，被警廳勒令押送回川。蕭湘到上

## 槍殺羣衆腥風血雨

海，發動各報館，為川事伸援，經漢口時，被瑞澂扣留於武昌。閏六月，趙爾豐繼任川督，嚴責成都將軍裕岷，不該袒護川民；這一連串的不幸事件，都使川人感到失望痛絕。於是保路同志會便籌開民衆大會，並策動法律學堂、敘屬中學、第二小學等三校的學生六百餘人，由劉繼旭指揮，雜入羣衆中，作宣導與鼓動工作，激揚民氣，最具有力量。大會決議七月一日起，全川罷市、罷課，並宣言從此不納糧稅雜捐，以此抵押川路股息；並散發川人自保之商權書，鼓動民衆，措詞激切。

七月十五日庚辰（農曆），即今之國曆九月七日，西曆一九一一年，太歲姓葉名堅，肖豬。此日即是四川辛亥革命舉事的紀念日，為民國成立後四川省的省慶。舉事之肇因，是四川總督趙爾豐採鐵腕政策，想一舉粉碎川人保路的希望，斬絕革命的根苗。把四川的政權穩穩抓在他手上，好為清廷立功，所以他入川不及逾月，便用非常手段，處理川事。突於七月十五日逮捕法部主事蒲殿俊、舉人羅綸、度支部主事鄧孝可、翰林院編修顏楷

、貢生張瀾、舉人彭汾、民政部主事胡燏、舉人江三乘、葉秉誠、王銘新等，誣以圖謀不軌，欲駢誅之。並要將軍裕峴為證對質，以便坐罪加害；但裕峴不肯，於是將他軟禁在督署衙門，並誣以與叛黨勾結，為亂地方。根據川人自保商權書，指蒲、羅諸人為亂黨，罪證可鑑，於是成都商民震驚！全城譁然，羣集於督署衙門，以木版書德宗景皇帝牌位，燔香頂禮，環跪總督府前痛哭，為羅綸等請命。督署斷然彈壓，由營務處田徵葵指揮清兵開槍射擊，當場擊斃卅二人，羣衆不畏死，仍磨集不散，憤怒如火；田徵葵復命發砲轟擊！當時成都知府于宗潼，眼看勢態嚴重，大哭不已，勇猛衝前，以身擋住砲口，羣衆方免於難，巡防軍則驅逐圍觀路人，在驅趕中，民衆被踐踏受傷者不計其數，於是一場腥風血雨，鬼哭神號的清戰鬪，如野火的燃燒，蔓延四方，越發不可收拾。

### 民怨沸騰高喊復仇

次日城外居民紛紛冒雨來城下請命，田徵葵復命開槍射擊，又打死了幾十人，消息傳來，民怨沸騰，為死難復仇之聲直冲霄漢。川西、川南數十州縣，先後舉事，組織民團，趕赴省城營救，與駐防軍展開激烈戰鬪，雙方頗有傷亡！革命黨人乘勢，與保路同志軍相結合，呼號而起，聲勢更加壯大。革命黨人曹篤深夜縋城而出，走南門與朱國琛等會於農事試驗場，鋸了數塊木板，寫上「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廿一個大字，乘夜分別投入江中，順流而下，不一日傳遍川西南各地，當時土人

見之，驚曰此為急救水電報。

曹篤即馳赴川西各縣，秘密佈置，並派劉裕光到樂井、仁富、榮威各縣，密促諸黨人發難。黨人向迪璋自雙流聞耗，即聯合哥老會首領，徵公口，出槍械募捐，以速營救蒲、羅諸人。團結同志會，先集紅牌樓，不二日同志軍達雙流者逾六千人，環鄰省城八縣皆景從；向迪璋復潛赴川西南各縣敦促哥老會響應，擴大聲勢。革命黨人則滲雜在各會黨中，皆以保路同志軍為標幟。各地響應者，多則數千人，少則數百人，皆奔赴成都，如洪流浪潮從四方湧來。

### 革命義師稱兵出擊

七月十七日，與防軍戰於紅牌樓，由於新軍中將校姜登選、方聲濤、程潛、張次方、陳錦江，皆革命黨人，各領兵督戰，探敷衍戰術，拖延時間，俾使川南黨人取下數十州縣，作為根據地，時機成熟，可率全部反正，即可易幟起義。姜等在開戰後，即命前鋒採自衛勿隨意傷害平民，並將大砲信管取去，礮出不能傷人，以雙方相持不下的幌子應付。由於當時連絡不確，消息未能溝通，致同志軍誤以清軍劣勢力薄，而誤殺混戰者有之。辛亥革命，川人在保路風潮迭起，全川浮動，但以革命義師之名，稱兵興起者，乃夏之時也。之時為日本東斌學校步法科出身，回川後在陸軍十七鎮任排長，駐成都。同志會起時，即遊說標統周駿響應，但駿不肯，乃混跡同志會謀起事，得知同志會中人志在保路，不足以共圖革命。九月初被派率兵一隊，調成龍泉驛。到驛後，夏之

時向士兵講話，開揚種族主義，衆兵聽後，十分感動，並贊同其革命主張，於是便與駐驛新軍約結，步兵一隊，騎、工、輜重兵各一排，宣布革命；大家一致擁護，遂於九月十五日夜，集合軍士共二百卅餘人，在驛站附近土地廟誓師起義，斬東路衛戍司令魏楚藩，擄趙爾豐教練官林紹泉，挾持其隨行，即揮軍東下。至簡陽，說服孫和浦部，步礮各一排，共增新軍一百八十餘人。因端方鄂軍駐資州，兵力強大，只得渡河取北路東下。到樂至境，劫獲軍援郵件，故偽稱省來援軍，得以順利進城；即時召集駐軍講話，曉以民族大義，宣布其為革命假道，當時士兵歸附者又三百餘人。軍抵安岳，遇王生以壺漿相迎，王告夏之時，其師王休奔走革命多年，現在正勸縣令降，未幾縣令棄印而逃。夏軍經過數日戰鬪與強行軍，真是人困馬乏，糧餉殆盡，鄂軍追兵逼近，處境困難，與王休商討策畫，王允籌餉、借糧，並把重慶黨人活動情形告夏之時。王休通知鄂軍中要人，追兵龍光亦革命黨人，佯攻夏軍，其時軍中亦有響義者無戰志，龍光立令不服從者繳械，遂率兵退。

追兵退後，夏軍方得休整三日，接受王休建議兵赴重慶共圖義事。拔隊至潼南，合川代表來見夏之時，告以合川自願響應，不勞兵力，請速趨重慶；夏之時諾，由水道抵江北黃葛樹。重慶聞夏軍臨城下，但不知其來意，遂派商會代表朱之洪探以虛實，允給銀廿萬元、米百石，夏之時笑謝之。復與朱之洪密畫步驟；朱經龍隱鎮、浮圖關，說退水警，進城回報商會，告知夏軍來渝

無他圖，主旨在促請渝人獨立。若拒不令入城，夏軍也會自至，商會得以諒解。於是夏之時兼程進抵浮圖關，天將曙，備整隊伍入城。

### 兵不血刃重慶獨立

由於夏軍屯浮圖關，準備入城，城內黨人則加緊部署，黨人李鴻鈞、張煦、李士榮、薛道揚、喻漢藻等諸同盟會員，紛紛邀集重慶諸校學生中黨人，各方奔走，並與會黨防軍密約待命。十月初一士紳集總商會密議，推朱之洪與夏之時連絡，欲推防軍統領李湛陽為都督，以免地方糜爛，李湛陽流涕婉謝，不能當非常任，並言秩序如何維持都好，如若不可，願黨賢好自為之。於是張培爵、楊庶堪等積極準備，石青陽與盧漢臣密組敢死隊，一切準備事宜分頭進行。

十月二日，中營城防游擊隊先出，商勇三隊、川東巡防營、水道巡警及礮隊，均袖纏白號章，以示響應。張培爵親率義師赴朝天觀城會，與會者二三百人。川東道朱有基先行逃走，重慶知府鈕傳善未到，趙資生等推朱之洪、向楚同往邀請李湛陽與會。後來巴縣知縣段榮嘉、鈕傳善亦先後至，朱之洪即出城告訴夏軍，城內已舉事，請領兵入城維持秩序。

當時與會者尚有鄂軍黨人田智亮等武裝參與，黨人李鴻鈞、夏江秋、歐陽爾彬、陳崇功等手持炸彈站在鈕傳善左右，周國琛則緊握火銃虎視一旁，嚇得鈕傳善張口結舌，不敢言語，牢牢抓著楊庶堪手不敢放，懾於民威，一切聽任擺布。居民遍懸白旗，衆推張培爵為蜀軍都督，夏之時

為副都督，設軍政府於巡警總署，兵不血刃，即日事定，通電全國宣布獨立。

### 川南川北成都響應

當爭路事起，黨人楊兆蓉與州人鄧西林、徐琢成、李琴鶴、盧春浦、蔣星昭、梅秉鈞暨富順胡少咸、榮縣羅叔明諸黨人，遊說川南防軍、永寧道衛隊及礮隊乘機起義。適鄂軍黨人余大鴻領防軍過瀘，黨人透過余大鴻勸永寧道尹劉朝望速決大計，由於劉朝望思想頗為急進，於是劉乃反正。迎楊兆蓉，席成元回瀘決定大計。

敘永同盟會黨人黃方因丁未領導瀘州發難不幸事敗被捕入獄，成都事起後，黃方出獄回里，過瀘時，正值州人起事，於十月六日宣布獨立，建川南軍政府，推永寧道劉朝望為都督，溫翰楨副之，推黃方任川南軍司令，王秉章副之。設都督府於鹽局，下令裁釐，與民更始，城門洞開，人心大定。隆昌黨人曾省齋，見重慶方面意見與已有出入，遂謝絕赴渝，改採獨立作戰的姿態力行革命。於是曾省齋赴墊江小沙河集合徒衆，通知四方，約期攻取墊江；但願慮人數太少，不足以取，乃向大寨坪李紹伊借百人，李紹伊遣王二沖、劉吉之率隊至，但又苦器械不利。曾省齋忿然說道：「同人願慮太多，如何能成大事；我知墊江縣令終日事佛，軍事毫無準備，我們就是乘他這一弱點，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現在正是時候。」於是在九月六日率隊逕取墊江，縣吏聞風逃遁。曾省齋領衆專取槍械、彈藥，不犯人民秋毫，全城燃放爆竹歡呼相賀。適有官款八萬餘待起解，王二沖

見機席捲而去，仍返大寨坪。曾省齋恐生變，乃下令退卻，所得毛瑟槍三百餘枝、彈藥十數擔，督戒夫役，搬運整隊出城。經過此事後，曾省齋深悟，部隊宜加訓練，方能聽號令，受指揮，才能有作用，烏合之衆實無濟於事。張觀風獻策曰：是不足憂，廣安團練傳習所有學生四百人，悉數參加革命，教習十九皆同盟會員，可請他們來幫助練兵。曾省齋聽後，事不宜遲，即派張超伯赴廣安，事成帶回學生二百餘人，教習五人。於是懸旗招兵，募得精壯新兵二千餘人，用新軍編制，一團二營，日夜訓練，於九月廿一日誓師出發，連取大竹、渠縣、鄰水、廣安、岳池、蓬溪、射洪、營山諸縣皆傳檄而定。十月初一，開全民代表大會，僉舉曾省齋為蜀北都督，張觀風副之。首開四川革命建號都督者，以曾省齋為最先。

成都軍民交關後，清廷命端方、岑春煊查辦，並調鄂黔軍入川戡亂。逾月，武昌起義，資政院奏劾盛宣懷誤國殃民，端方繼劾趙爾豐，復為蒲羅諸人昭雪。九年初五日，清廷命釋放蒲、羅等九人，責成其分頭開導。蒲、羅等哀告全川伯叔兄弟文，謂保路同志會之目的已貫徹無阻，勸罷兵息事。但各州道民軍扶義反正，遍織全川，志在覆滿，已非初期之保路風潮，蒲、羅等人已無勸服之力。既而資政院劾罷趙爾豐，端方繼任川督，擁兵資州。趙調巡防軍卅營入省自衛，一看都督不保，民軍相偕，更恨端方偏人太甚，在內外交煎下，來個偷天換日之計，圖東山再起，與川人虛與委蛇；派吳鍾鎔、周善培與紳士邵從恩、陳崇基等謀畫，伴稱願扶四川自治。經往復討論結

果，最後才決定將民政交諮議局議長蒲殿俊，軍政交新軍十七鎮鎮統朱慶瀾，趙爾豐自願出關辦理川滇邊務，釋放丁未成都、敘府、江安、瀘州舉事的同盟會黨人楊維、黎清瀛、江永成、黃方、王炳章、張治祥等出獄，約草卅條優待趙爾豐，待自治政府成立後，正式簽定協約。條件談妥後，於十月六日交接民政、軍政大權，遂於十月初七日以趙爾豐名義宣示四川地方自治。蒲殿俊爲大漢軍政府四川都督，朱慶瀾爲副都督，設軍政府於明蜀藩皇城。官署民家皆樹白旗，中署漢字，周以圓規十八，取義於十八行省。

### 斫殺端方以絕後患

鄂軍黨人田智亮參與重慶會商後，認爲端方擁兵資州，爲一心腹之患，建議派人除端方取信川人，並以此舉報效鄂軍政府。重慶蜀軍政府採納田智亮之議，都督張培爵派兵三百，炸彈八十枚，經費五千金，請田智亮火速謀取。田率領三百人馬，兼程趕往資州，與鄂軍中黨人密議，非殺端方，不足以信川人而報鄂軍政府。商議既決，全體畫押剪辮髮，毀肩章，袖纏白布，以示一致，主張全軍回鄂。當協統都承拔、標統曾廣大獲知其事後，害怕釀成大禍，乘夜翻城牆逃走。端方午夜聞兵變，與弟端錦相擁而泣，幕客勸端微服遁走，端方恃於家有恩，不從。十月初七天剛曉，軍士蜂擁入端方坐帳索餉，挾持端方、端錦至天上宮行轅。端方曰：「我本漢族，投旗方四世，我治軍始於湘鄂，而兩江，而直隸，對兵士不薄，今入川尤有復加。」衆對曰：「此私恩耳，今日

之事乃國仇，不得顧私恩。」第三十二標軍士盧保清荆州人，素驍健，揮刀刺去，端方喪生，隨即任永森大刀一掄，端錦之頭立即落地。次日田智亮電告蜀軍政府，鄂軍反正成功，舉蔡鎮藩爲統領，拔隊東下。鄂軍經過內江，協助縣人獨立。不數日，鄂軍行抵重慶，由盧保清、任永森捧著鐵篋用菜油漬着的端方、端錦人頭，獻給蜀軍政府。都督張培爵等代表接受，對鄂軍建功甚偉，特予牲酒犒勞，並贈金三萬元。盧保清、任永森則黏花掛紅遊街，受到英雄式的歡呼。田智亮返渝後，將所用經費明列報銷，尙餘資金五百餘及未用械彈悉數繳還。軍府對其勇義特予嘉慰。並派朱之洪與統領蔡鎮藩協商，請求鄂軍留川安民，但鄂軍思鄉甚切，不願留蜀而作罷。

### 誅趙爾豐以謝天下

由於趙爾豐包藏禍心，允許四川自治，而簽下不倫不類的協約，於十月十八日引起成都兵亂，使市民損失慘重。軍政府蒐集趙氏情報資料顯示，趙某雖已交出政權、軍權，但仍任總督衙門，私下號召川邊打箭爐邊防軍傅嵩林部潛來成都，先頭部隊已抵雅州府，私調巡防軍統領鳳山所統率之南路巡防軍來成都，先頭已達邛崃。又證實十八日之兵變是趙爾豐秘密唆使，欲推翻軍政府，一網打盡，以達趙氏復辟目的。

於是尹昌衡、羅綸決策後，派彭光烈率軍向邛崃、雅安西進，阻止傅嵩林、鳳山兩部。並採迅雷不及掩耳之法，圍攻總督衙門，擒捕趙氏，以遏亂源。卒於多月初三日集合各界於舊皇城明

遠樓至公堂，由都督尹昌衡宣布趙爾豐陰謀，徵求衆議，如何處決，衆議處斬，以謝天下。趙爾豐服誅後，尹昌衡與楊維總監押趙爾豐首級遊街示衆，以安人心。不意行至走馬街，突被趙爾豐衛士馬某狙擊，連發數槍，幸而尹、楊二氏未遇難，將刺客馬某捕獲，尹氏則赦其罪不究。傅嵩林與鳳山見趙爾豐已死，知事無可爲，遂自願交出軍隊，自願去職，自此四川西部方獲安定。

### 斬田徵葵以懲禍首

一九一一年冬月某日重慶軍政府得報，成都事變開槍禍首田徵葵已易服乘小舟，欲從涪水偷渡。軍政府即派李湛陽、向楚、江潘追捕之。李、向等將田徵葵押渝。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部隊審判田徵葵，田跪於督府階下，張都督培爵命軍法官宣讀罪狀，大意曰：七月十五日之變，論事實，汝則禍首，論法律則罪之魁也。田徵葵年過六十，聞狀後，暈厥過去，復甦後，強笑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未幾即斬之；將田氏首級標於高竿，上書民賊田徵葵之首級，梟示萬衆，蜀軍政府威信日立，民爲之安。辛亥革命起義，實由四川四月之保路風潮的影響，再經過三個多月的醞釀，終於在七月十五日爆發開來。清廷爲求四川亂事速決，將鄂軍主力端方部調入四川平亂，因此湖北兵力空虛，於是在一個月後的八月十九日，武昌舉義才一舉獲得成功。滇黔軍調入四川支援，得使貴陽、昆明能順利獨立。由此觀之，如果不是四川這塊廣大的土地，吸著清廷三省的兵力，革命成功的時間，必定不會如此快速。

## 配合國民革命行動

四川本身的革命，一直是與國父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的主張與行動密切配合的，在黃興的遙遙指揮下，更是前仆後繼，不怕犧牲，不計功利，真是作到不成功絕不罷休。自光緒末年起，革命風潮日起，川人中無論是在外者或當地者，參加革命的志士日益衆多；有在日本參加同盟的會員，亦有在外省參與革命黨者，也有地方有識之士自組革命隊伍者，所以在辛亥以前，四川發難者幾乎連年不斷，大者如乙巳年彭縣之發難，乙巳年冬月由余切、楊鈞澤、簡化南、蕭光前、楊哥、劉子成等舉兵於彭縣之石洞堰後山，號稱大同軍。丙午江油發難，同盟會員李君儒，結合同志何如道、李映棠、李雲麟、達星五、蒲定川等集衆數百人，於丙午八月發難，不幸事敗。丁未瀘州、江安、成都、敘府、隆昌之革命；這是一次最具規模的革命事件，集合了四川同盟會的精英，準備一舉成功。參與其事者，有謝奏琦、余英、熊克武、謝持、張培爵、黃金鼈、楊兆蓉、曹篤、楊維、談春谷、程德藩、楊世尊等，策定革命方略，認爲從各道起義較集中於成都更能成功，並以敘州府爲指揮中樞，可以前後照應，同時敘州庫存械彈最充足。但由於籌備倉促，人員槍彈皆缺乏，不得不臨時招募，利用會黨，品流不一，自江安事敗，瀘州亦未成，成都事洩，敘州不保，隆昌延宕，以致此役功敗垂成，黨人被害者數十人，被捕者有楊維、黎靖羸、江永成、黃方、王炳章、張治祥、江竺等人。己酉廣安之役，雖事

前黨人有較周詳計劃，但最後由於人員槍械不足，因而棄守。余英、熊克武、曾省齋等只得散衆而去。廣安之事不成，熊克武、廖騰霄等先後至成都，欲圖再舉，奔走於川西各縣，謀取嘉定，但仍以軍力不繼，府縣有備而未成功。庚戌黔江溫朝鍾、王克明、黃玉山等於彭水鳳凰山率衆二百截髮起義，攻打黔江，因械彈缺乏退至咸豐，清廷集川、鄂、湘、黔四省兵力圍攻，致功敗垂成。

## 屢敗屢起愈挫愈勇

四川人士在省內發動革命屢敗屢起，愈挫愈勇；在省外川人參與革命者，更是個個英勇，人奮力；如庚戌謀炸清攝政王載灃，即川人黃復生、喻培倫、但懋辛等會汪精衛、陳璧君等所爲。廣州辛亥之役，川人列七十二烈士者，有喻培倫、秦炳、饒國樑等三人；躬親戰陣者，有熊克武、但懋辛二人。辛亥西安之役，因川陝毗連，唇齒相依，故於革命能相互呼應，聯絡甚密；熊克武在廣州之役未成後，即去陝西協助革命運動；楊兆蓉、范渭漁，因瀘州事敗，亦去陝西協助黨人井崧生、井勿幕兄弟組織學校，建立黨人交通之所。參加辛亥西安九一起義者，除熊克武、楊兆蓉、范渭漁等人外，尚有陸軍中學黨人數十人，如熊崇鏞、劉榮第、劉克強、孫震、湯萬宇、張爲炯、李傳易、賈祿貴、曾棟臣等，尤以賈祿貴率敢死隊李傳易等同學一排，奮勇登城，衝入滿城，旗兵見勢銳不可當，不敢抵抗，棄械而逃，餘悉被俘，將軍文瑞無路可走，只得投井自殺。其餘如西

川之發難、西藏獨立、南方各省運動，都有無數的四川英勇士士參與。發揮了爲國犧牲、捨生取義的偉大精神，無地域，無私欲大公至正的豪情。

川中革命黨人藉保路風潮，行覆滿的革命行動；其方略，以州縣爲發火點，以道府爲面的集結，以成都、重慶東西兩大重鎮分擊之。川南川北相串連。採速成軍、急戰法，利用一切可用之力，如策動外軍，運動新軍、會合同志軍、結合幫會，以至運用土匪，及自組軍力，結爲全面的革命力量。在四大據點，成都、重慶、川北紛紛獨立後，隨着，川東數十州縣皆即時反正。而川西則在趙爾豐伏誅後，大抵已平。在成都兩軍政府時立之時，川中政令不一，各項建設與措施，無法推行，省內更有滇黔外軍的擾攘，民不能安。成都都督尹昌衡欲以武力統一川東，黨人董修武、李植、張治祥、王銘新極力反對，主張大家好好商量，共謀統一之策。重慶方面，也認爲惟有雙方協調，方能昭示大公。在渝黨人張培爵、朱之洪、謝持、黃崇麟等決議電告成都方面，派專使進行討論。於是蜀軍政府派朱之洪爲全權代表，四川軍政府派張治祥爲全權代表；雙方同時出發，兩位代表相遇於榮昌燒酒房，商議結果，先去重慶草擬合同，再到成都簽約合同十一款，經兩軍政府召集特別會議，議決實行合併。設成都爲政治中樞，重慶爲重鎮，成渝合併後，於民國元年二月二日換約，二月十二日張培爵西上，行抵隆昌，電請讓正都督於尹昌衡，三月九日張培爵抵成都，十二日就任副都督，通電全國，宣告四川完成統一。